

难忘良师温暖情

张纯汉

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求学之路，同样也会遇到不同个性和教学风格的老师。比起高尔基自传体作品《我的大学》中的“我”和台湾杰出青年赖东进笔下的“乞丐囡仔”，我的求学之路虽平淡得多，但充满着饥渴，而第一任老师给我留下的却有着刻骨铭心的故事。她让我懂得人生在世，应该如何去尊重人、理解人和懂人，特别是家境贫寒的孩子。

我原本有一个温馨的家，三岁那年因母亲的离开，好端端的一个家就这样一下子“塌”了。因此，我自幼由父亲既当爹又当“娘”带大。我的父亲劳力弱，为了养活两个孩子，只能独自一人默默地承受着生活中的苦难。可以说，我的童年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度过的。所幸的是，我遇到了一位端庄大方且年轻善良的启蒙老师，她不但开启了我求知的大门，也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我温暖，补偿了“母爱”的缺失。

小学一年级教室设在旧祠堂的边厢楼上。听说来了位姓章的年轻女老师，全村的学龄儿童都可以上学了，可我既怕顽皮的同学欺负，又怕严厉的老师歧视，因而有某种畏惧感，不敢去学校。记得报到那天，在姐姐的督促下，我到了旧祠堂后，便躲在戏台的一角偷偷地眺望，不敢直接走进教室。章老师发现后，像慈母般亲切地把我领进教室，安排我坐在第三排的一个空位置上，那颗紧绷着的心才慢慢地舒缓了下来。

上课了，章老师带着满脸笑容，和气地对我们说：“同学们，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，相信大家一定会遵守学校纪律，同学之间一定会互相关心、互相帮助……”奇怪，就这么几句话，我们这群顽皮的孩子便被她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吸引住了，没有一个同学大声喧哗。章老师看了

看我们，话锋一转问：“同学们，大家喜欢唱歌吗？”

一听到唱歌，大家都来劲了，有的高兴得举起小手，有的干脆从座位上蹦了起来。看到这样的场面，章老师连忙请大家安静下来，然后清了清嗓子，给我们唱了一首《锣鼓喧天红旗飘》。唱毕，她又用大姐般的口气对我们说：“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大家可以回家了，希望今后也能像今天这样遵守纪律。”接着，她还一再叮嘱我们回家的路上要小心。

学校生活原来竟是这般快乐！我们排着队回家，回味着第一天的校园生活，从此，脑海里就始终印着一个可敬可亲的美好形象。

章老师既是我们的班主任，也是我们的任课老师。她既教语文、算术，也教我们唱歌、体育，三四十个孩子的学习、娱乐等全由她一人负责，一天到晚忙个不停。尽管如此，我从未感觉她向我们发过一次脾气，也从未听她说过一声苦和累。

章老师给我们上课富有启发性和引导性，因势利导，循循善诱。如教我们识字，她首先在黑板上写一个“左”字，让一位同学读，这位同学读成了“右”，章老师一边说“大家再好好想想”，一边不时地用左手在自己胸前微微地晃动。我突然受到启发，恰巧她也笑容可掬地来到了我的课桌前，自然，我因答对了题受到表扬，同学们也加深了理解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章老师不但善于教书，更善于教人。我最叹服的还是她非常了解我们的各种心理，一向沉默寡言的我，自然更在其中。一天下午，我提前到校，偶然发现教室边的屋檐弄里藏着几只书包。这时上课铃响了，几名女同学发现书包不见，急得哭了起来。这时，我就站起来把发现书包的事向章老师作了汇报。谁知，那几个顽皮的男同学又急又怕，冲着全班同学大喊：“谁知道藏书包的地方，书包就是谁藏的，大家说对不对？”我有口难辩，气得拿着书包就要回家。

章老师见了，一面不住地安慰我，一面叫住那几个正在吵闹的男同学。接下来，她就向全班同学讲了一个不说真话反害自己的故事。当时，我清楚地看见那几个顽皮的同学红着脸低下了头，并在课后主动向章老师交待了藏书包的事。章老师没有批评他们，只是说：“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。”

又一次，一名大个子男同学故意损坏桌子，我上前去阻止，却被他劈面一拳，当即鼻血直流。我带着委屈回家，发现父亲和姐姐都不在，于是，感到无比孤独与无助的我便躲在一旁悲伤地落泪。意想不到的，章老师竟带着那个同学直奔我

家里，向我陪礼来了。此后，班风大正，同学们在章老师面前不敢讲假话，拾到东西都能主动交给老师，章老师总不忘记说一句表扬话。记得那时一下课，大家纷纷缠着章老师，要她给我们唱歌、讲故事，按现在的说法，章老师已成了大家的“知心姐姐”。

可是好景不长，一年后，章老师就调到其他地方去了。当时，我难过得吃不下饭、睡不好觉，回忆起与她分别时的情景，至今仍不免一声长叹。

此后，我和章老师有过一次短暂的相遇。可内疚得很，平日里虽时刻惦念着章老师，而真相遇时，却又说不出一句想说的话来，最后还是她先向我热情地打了招呼。

一晃又若干年过去，参加工作后，我仍念念不忘章老师。后来一个偶然的机 会，遇到章老师的一位同乡，她提供了章老师的联系方式，我如获至宝，随即给她去信，汇报了我这些年来 的成长经历。不久，章老师就给我回信了，里面还夹着她的照片。在信里，她对我的成长和进步表现出异常的兴奋，还一再欢迎我去她那里作客。

终于，有了一次去章老师学校所在地出差的机会，我决心趁机好好拜见一下日夜思念的章老师。巧的是，章老师那位同乡也在这里工作，于是，我便鼓起勇气请求她为我引路。谁知，她听了我的请求，哽咽着迟迟说不出话来。让人料想不到的是，从她口中得到的竟是章老师半年前已离开人世的噩耗，而且是死于“非命”。她还告诉我说，章老师无论在何地教书，都受到当地师生的好评。出殡那天，自发前来送别的社会各界人士不计其数。

我为没有把握好与章老师相见的时机而深深自责。自此后，我常对人说的一句话便是：人生在世，想做的事想说的话，一定要及时做及时说，否则有可能会遗憾终生。

至今，我仍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小学一年级使用过的课本，以及章老师后来写给我的回信、寄给我的照片。看到它们，就会忆起当年章老师给予我至诚至真的人间关爱和温暖，让我终生明白身处凡尘中，该何处处世为人。

当下社会，商品经济的负面效应对教育园地这方净土不免也会有所侵扰；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化，老师在人们心目中本应有的那种美好形象也许会起某种些微的变化。即便如此，我仍坚信，像章老师那样的良师会始终大量地存在着，而“老师”也永远应该是神圣而不该亵渎的称谓，因为她的胸怀最广阔，她的心灵最无私。

夏天的味道

童秀钗

不经意间，夏天带着它的喧嚣，它的张扬，悄悄地就要溜走了。已经过了处暑了，天气不再炎热，早晚也会感到丝丝凉意。夏天总是热情奔放的，总有那么多的激情和感动，也会有那么一点点忧伤。当狂躁不安的心经过夏天的洗礼，正想要跨入秋天时，你是否会沉淀下来，去迎接充满了希望的秋天的步伐呢？

夏天会偶尔迎面扑来一场雷雨，让人措手不及，索性不躲吧，尽情地淋一场吧。闷热的空气中混合着泥土味夹带着雨点，畅快淋漓极了。六月的荷花是属于夏天的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亭亭玉立于水中央，一枝独秀，含苞欲放。这时的它紧裹着粉红色的小袄，惹人怜爱。再过些时日去看，荷花已经完全开放了，犹如一个翩翩起舞的仙女，向我们尽展她那曼妙的舞姿。等到初秋，你就会看到青青涩涩的莲蓬了，它告诉我们，夏天曾经来过了。

多年前看过一部影片《夏日么

么茶》，记忆犹新。任贤齐和郑秀文饰演的男女主人公，在夏日的海边上演了一出温馨又浪漫的爱情故事，曾经打动了多少年轻人的心！夏天是个适合出去旅行的季节，轻装上路，让心灵随着七月的艳阳去放飞。最惬意的就是海边了。海边是属于夏天的，海鸥飞过，浪花溅起，赤脚走在沙滩上，留下串串脚印。海风徐徐吹来，吹乱了头发，坐在海边的礁石上看潮涨潮落、云卷云舒，看孩子们在沙滩上、海水里嬉戏。

夏日的午后适合冲一杯香浓的咖啡，放一张老唱片，听一些老歌曲。此时此刻，你是否会想起谁，还是忘记了谁，抑或是正在淡淡地思念着谁？

每个人都会有一首夏天的歌，而我最欣赏的就是梁静茹的《宁夏》了：“宁静的夏天，天空中繁星点点……”夏天已经为我们释放了所有的激情和热情，让我们怎能不爱它？期待明年的夏天，是否还会美丽依然？

那些年的梦境

杨绿纪

1
月光照耀。我又长出了甲虫的脚钻进梦境
从最低矮的一棵树，沿着树叶的脉络
一级级银色的阶梯向上攀登
道路狭长，风声鹤唳，一道道弧线和暗影
闪过深林，每一步如天空充满惊险

2
寂静的房间里，炉火驱赶阴冷与黑暗
一个人的影子在斑驳的墙壁上摇晃
就像一个孤独的人交出一生，走过黑夜
走过没有人烟的荒原
有时迎风在山坡上站立一会儿
看着满天静默的星辰
一匹失散良久的马，从镜子里走出来

3
一阵又一阵的风伸出顾长手指，拨动大地的琴弦
于是泥土长出了花草，草地长出了牛羊
庄稼长出了果实，山峦长出了树木
小溪长出了流水，天空长出了云朵与翅膀
而我，因此有了热爱与悲伤

4
一直不停地在走向死亡。打开的按钮无法关闭
这一个世人皆知的秘密，却常常被忘记
或许是那从天空中飘过的云朵为我们擦拭着死亡的黑
还有那一颗颗星光从遥远出发，默默地点亮了冷



判官召小鬼（杨眉良 作）

天姥山

杨眉良

已挤在台下。大戏的内容是“目连救母”，由一连串互相关联的鬼故事组成，其中最有趣的要算《跳判官》《跳无常》《送夜头》《男吊》《女吊》等表演。此外还有《溺死鬼》《科场鬼》《产妇鬼》等，不一一赘述。

旧时迷信，看大戏一定要看到次日天亮。如果不看完回家，不可说“回去”，怕野鬼要跟你回家。传

说有一次，某人看到一半返回家去，半路上遇到五个人。他以为也是看戏的，就搭讪道：“今天夜里的男吊做得好！”其中一人说：“这个不稀奇，我也会做。”就拿出绳子套在自己脖子上，悬挂在树上表演起来。其他几个人也把自己的头掇下来，在空中抛扔着戏耍。原来，这人遇到的都是真鬼，直吓得昏死过去。

七月半话大戏

杨眉良

顶盖着晒谷用的竹簕。戏台左右两侧的横木上挂满许多用细竹篾做骨架糊成的纸帽，有阎王帽、判官帽、无常帽以及牛头马面的头套。这些纸帽随风招展，颇为壮观。

演出前，先有一个“判官召小鬼”的仪式。时近黄昏，台上“鬼王”扮演者先祭拜天地鬼神，然后抓起一只活鸡，双手用力一捻，捻下鸡头，把鸡血洒在碗里；又拿出一支毛笔，蘸了鸡血，在判官嘴上画一个圈。从这时起，判官就不能再开口说话。鬼王随即递给判官一块“召”字木牌，命他去召小鬼。判官接过木牌，就从台上腾身跳下戏台，飞速朝小寺岙奔跑而去。

小寺岙在大佛桥后面，离凉亭岗不远，是有名的“乱葬堆”。该地荒坟累累，鬼火闪烁。那里早已潜伏着许多“小鬼”。这些小鬼一般都由穷人扮演，赤膊光脚，穿着一条红布短裤，脸上胡乱涂了几笔颜色。判官一到，小鬼就从坟堆里蜂拥而出，手里不断抖动响叉，弄得